

上海三联法学文库

贺卫方 主编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事故共和国

残疾的工人、贫穷的寡妇与美国法的重构

Crippled Workingmen, Destitute Widows, and the Remaking of American Law

[美] 约翰·法比安·维特 著
田雷 译

事故共和国

残疾的工人、贫穷的寡妇与美国法的重构

The Accidental Republic

Crippled Workingmen, Destitute
Widows, and the Remaking of
American Law

by John Fabian Witt

[美] 约翰·法比安·维特 著
田雷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事故共和国：残疾的工人、贫穷的寡妇与美国法的重构 / (美)
维特 (Witt, J. F.) 著；田雷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 1

ISBN 978 - 7 - 5426 - 3911 - 0

I. ①事… II. ①维… ②田… III. ①法制史—研究—美国
IV. ①D971.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3864 号

事故共和国——残疾的工人、贫穷的寡妇与美国法的重构

著 者 / [美] 约翰·法比安·维特 (John Fabian Witt)

译 者 / 田 雷

策 划 / 毕竟悦 贺维彤

责任编辑 / 王笑红

装帧设计 / 豫 苏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50 千字

印 张 / 25.2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3911 - 0/D · 205

定 价 / 53.00 元

这是一套以翻译作品为主的法学丛书。关注法律出版的人们都知道，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法律翻译作品的出版差不多达到了百年来的一个高潮。无论是综合性的如“外国法律文库”（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当代法学名著译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世界法学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世界法学名著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还是专题化的如“宪政译丛”（北京三联书店），“宪政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公法名著译丛”（商务印书馆），以及以国别为依据者如“美国法律文库”（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当代德国法学名著”、“法国现代法学名著译丛”（均为法律出版社），甚至某个学者自成系统者如朱

2 事故共和国

苏力教授主持的“波斯纳文丛”……林林总总，蔚为大观。这种法学的大规模“进口”对于开阔学界视野、深化法律教育和学术研究以及推进法治建设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仔细观察，尽管数量不少，但是法律译著的选题品种却仍有其缺陷。最突出的一点是，大多是一些理论和学术色彩较重的作品。由于致力于经典、名著的引进，选材不免惟学理高深者是取，这样，那些贴近社会生活的、具有相当人文色彩的作品就不多见了。偶尔有几本也由于选目不当或翻译粗劣而不能形成气候甚至败了读者的胃口。这种情况不仅导致法学译著的读者面的狭窄，而且也会带来相当的误导，人们会以为这就是外国的法学和法律的全貌。甚至，对于那些试图打探门径、有所取益的行外学者来说，读到这样的书也往往望而生畏、如坠五里雾中。法治建设应该是一项全社会的事业，如果没有其他领域的人士和国民的广泛参与，靠法律界孤军奋战，难有成效也是必然的。

或许，这种情况与人们过多看重法学本身的科学性或专业化有关。实际上，作为一门与社会生活联系紧密的学科，法学在其演进过程中一直是与人心和人生息息相关的，而且也一直在各种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里得到必要的滋养。虽然自古罗马开始，就出现了专门的法学家阶层，法学的专业化也意味着它与其他学科的分离，但是，斯多葛哲学在罗马人的法律思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按照伯尔曼的见解，基督教为西方的法律传统奠定了神学基础。作为一门以解决纠纷、塑造良好的社会秩序为目标的学问，法学一直与修辞学有着紧密的关联，甚至晚近的法律与文学运动还力倡法律就是一种文学 (law as literature)，因此要研究法律和法学中的叙事和修辞 (narrative and rhetoric in the law)，看看那些法律人是如何打着法律解释或法律推理的旗号说故事的。尽管这样的主张推到极致不免会伤害法律以及法学所追求的确定性，不过，它们还是提醒我们更全面地看待法学，不要忽略这门学科浓厚的人文

色彩。

幸赖上海三联书店支持，我们能够组织这样一套富于人文色彩的法学丛书，力求在推进法学的多视角观察上有所贡献。我们会注重对于一些古典著作的挖掘，以全面地展现不同历史时期法学发展的重要篇章。为了便利当代读者理解这些经典著作之于今天的意义，当代学者对于古典著作所作的研究也是丛书选题的重点。我们将着重挑选一些有助于读者理解法治得以孕育和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作品，例如研究最早将法学作为大学教授对象的博洛尼亚大学、英国律师会馆（Inns of Court）这样独具特色的法律教育机构的著作等。另外，著名法学家的传记最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那些法律人的心灵、情感和周遭环境，及其与特定学说和思想之间的关联，自然也是我们选题的侧重点。总之，一方面注重过去相对边缘化的人文取向的作品，追求丛书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也保持相当的开放性，兼容并包，让丛书成为一个持续生长的百花园。开放性也意味着尽管在起始阶段以译著为主，不过在风格旨趣上相近的自家学人著作也是我们所乐于收入的。

上海三联书店一贯注重出版物的品质，包括翻译作品的质量。近年来法律译著行情看好，不少出版社竞相出版，一些不具翻译能力的人士也率尔操觚，个别译著甚至误译连篇，可以不夸张地说构成了对原著的践踏。令人欣慰的是，这套丛书筹划之初便得到了法学界一些翻译高手的支持，尤其是几位虽然年轻却有着翻译上喜人成就的学者，他们的加盟为这套丛书的品质提供了坚实的保证。

自己虽然有过一些翻译的经验，也曾参与过一些丛书的组织，不过由于能力和视野上的局限，主持这样一套丛书还是有些诚惶诚恐。很希望学界先进能够不吝赐教，提供选题建议，对于已经出版的作品提出批评，从而让这样的文化事业获得光大的动力。

贺卫方

2005年12月10日

中文版序言

大约在 100 年前，美国“扒粪”作家阿普敦·辛克莱尔出版了一部批判小说，内容讲述了美国内肉类加工企业的生产状况。在这本名为《丛林》的著作中，辛克莱尔描述了恐怖的工作环境与惊人的职业危险。但在 19 与 20 世纪之交的美国，工人们却对这种工作条件习以为常。

然而，辛克莱尔的小说却未能带来他所期望的工人工作状况的改善。事实上，辛克莱尔这次揭黑所产生的骚动催生了 1906 年的《联邦食品与药品法》，这部法律的目的并不在于保护工人，而是保护消费者。辛克莱尔后来评论道：“我原本希望敲醒公众的

心灵，却无意间冲击了他们的胃口。”

但在一个世纪后的工业化国家中，工人工作状况看起来非常类似于辛克莱尔时代的美国。直到最近数十年间，我们还可以确信，在1880年至1910年之间，美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工业国家内最严重的工作事故率。尽管缺乏确切的统计数据，东亚经济体也正在经历着大致相当的事故率。正如工业化初期的美国，长期看来，当代的工业化国家也必须走上管制工厂安全风险的道路。《事故共和国》的研究让我认识到，建立工厂安全的有效法律制度的问题正是工业美国法治发展的试金石。从宾夕法尼亚与西弗吉尼亚深入地下的煤矿到纽约市高楼内的纺织血汗工厂，从匹兹堡市的轧钢厂到布法罗市的铁路，新型的立法如要扫荡美国工业世界的边角缝隙，强大的新制度能力是必需的。如果法律确实能够改变现状，繁荣和分散的工业经济就要求法律制度去变革多元工业环境内的无数场所。

事实上，在我看来，关于工作事故这类工业问题的法治建设构成了一项前提条件，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美国与其他主体才着手应对工业化带来的更为复杂的挑战，比如环境风险。只是到了1960年代，美国才开始面对环境危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环境问题提出了关于科学证据与统计因果的难题。当发展中国家开始处理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时，工厂事故可能（正如它们在美国）已经构成了工业经济的法治制度建设的检验标准。

对于新世纪中的工业化国家而言，美国经验存在着两重主要教义。首先，美国在20世纪初年的关键理念动力在于，适当的工业安全不仅有利于工人，它同样是有效率的。过度危险的工作条件拖累了生产，造成了高成本的劳工流失，降低了工人学习新技术的激励。这就解释了美国故事中的有些主要参与者并不是理想主义的改革者，而是生意人和管理者；这些人（包括一些女性）认识到，如果没有工作安全领域内的效率，他们关于更有效率的

6 事故共和国

生产体制的梦想可以说是遥不可及。

美国经验的第二个教义认为，在经济工业化的过程中，走向工业风险的降低并非只有惟一正确的道路。正如美国人经常说的，达到目标并不是只有一种方法。今天的美国在这一领域内的制度体系是一个混合体，它包括了工业伤残的行政赔偿、初审律师推动的诉讼，以及一个相对软弱的监查体制。这一政策制度的混合体制可谓美国经验背景下的历史发展的产物，例如，美国的联邦制，法院的权力与司法审查的实践，美国公务员的人数不足，以及将权力分配给私人团体而不是公共机构的传统。历史条件塑造并引导了美国走向工业安全的政策道路。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的确在工业安全领域内迈出了巨大的步伐。从 1910 年建立工作事故的工人赔偿体制开始，工作死亡率就开始迅速下降。在一个世纪之前，美国每年有 2.3 万名工人在工作中失去生命。而在今天，即便美国经济已经出现飞跃式的成长，美国的人口数量也有了 3 倍的增幅，美国工人的年度死亡数量却维持在 5000 人左右。

正如美国在 100 年前曾经试验过多种道路，今天的工业化国家也有着各式各样的途径去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但无论它们走上哪条道路，发展中国家如何解决工业安全的难题，这很可能会影响它们在新世纪内的法律体制。

约翰·法比安·维特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力诺

2007 年 8 月

译者说明

在即将完成本书的翻译之时，译者希望感谢本书作者维特教授。没有他的著作，就不会有译者的翻译。维特教授还专门为中文读者撰写了中译本的序言。这篇不长的导读简练地表述出本书的主要论点及其对于中国当下的意义，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作者倾注于其中的心力。也正是这篇序言的存在，让译者的二手解读只能说是一种画蛇添足。感谢我的导师王绍光教授，是他最初向我推荐这本书，其后也关注着本书的翻译过程；感谢张千帆教授多年来从未停止的关心、帮助以及鼓励。江照信在校对的最后阶段提出了诸多修正意见；毕竟悦、王笑红给我提供了翻译本书的机会；还有贺维彤先生认真细致的编校，在此一并致谢。当然，译文中所有的错误和失误概由译者本人负责 (tianlei_xj@yahoo.com.cn)。

田雷

2007年9月

目

录

001	上海三联法学文库序
004	中文版序言
007	译者说明
001	导 论
037	第一章 工伤残废、贫穷寡妇与自由劳动的危机
070	第二章 古典侵权法的困境
122	第三章 合作保险运动
177	第四章 从市场到管理者
220	第五章 寡妇、精算师与社会保险的逻辑
265	第六章 威廉·沃纳的激情
319	第七章 事故共和国
353	结 论
360	致 谢
363	缩 写
364	索 引

论

1907年6月10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从华盛顿一路南下，他应约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詹姆斯敦博览会上举行一场演讲。为了纪念在詹姆斯河数英里之下的詹姆斯敦登陆300周年，这次博览会从当年的4月份开幕，可谓是那个时代的世界级大型展销会。罗斯福的演讲选定在乔治亚日，这是博览会向乔治亚州、其传统、以及其对这个国家的贡献致敬的纪念日。罗斯福是一位理想的基调演讲者。他的母亲是乔治亚州当地人，他的先祖曾经担任过该州的首任州长。罗斯福的母系血统使得他成为内战后首位与南方具有如此亲密关系的总统(上一位还是

2 事故共和国

出生于肯塔基州的林肯总统)。记者在当天就曾指出，他是“乔治亚的儿子”——一位“充满男子气与自信心、流淌着乔治亚传统与乔治亚血液”的人。^[1]

乔治亚日的言下之意在于地区间的和解。正如罗斯福身上混合着北方与南方的血液，美国的北方与南方再一次抛开它们的区分而走到一起。事实上，那场曾经引发美国内战的关于奴隶制和自由的激烈论争看来已经被人遗忘。^[2]坐在罗斯福身旁的评论席上的是斯蒂芬·李将军，南方邦联军的老兵与邦联军退伍兵联合会的主席。李的出现让地区和解的族群政治变得更为具象。李于1878年在密西西比州白人“救赎”力量的推动下当选州参议员，他曾作为代表参加了臭名昭著的密西西比州1890年的制宪会议，此会议开启了其后一系列成功剥夺南方黑人选举权的南方制宪会议。在密西西比会议的当年，李还参与建立了密西西比历史协会，这一组织致力于魅化旧南方的历史，将其描述为一块具有骑士精神、光荣传统与和谐种族等级的土地。^[3]而在詹姆斯敦

- 2 博览会上，美国黑人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压制，只是出现在一个直到乔治亚日庆典之时还未完成的拼凑展台上。虽然有迪布瓦领导的非裔美国人对詹姆斯敦登陆300周年的抗议，但他们在

[1] “Mr. Roosevelt and Georgia Day,” *Atlanta Constitution*, June 11, 1907, p. 6; “Georgia’s Day at Jamestown Great Success,” *Atlanta Constitution*, June 11, 1907, p. 1; “Proud of His Georgia Ancestry,” *Washington Post*, June 11, 1907, p. 11.

[2] David W. Blight, *Race and Reunion: The Civil War in American Memory* (2001); “The Jamestown Exposition Program,” *Independent*, Jan. 10, 1907, p. 110.

[3] “Georgia’s Day,” 2; Albert Castel, “Stephen D. Lee,” in 13 *American National Biography* 403-4 (John A. Garraty and Mark C. Carnes eds., 1999); J. Morgan Kousser, *The Shaping of Southern Politics: Suffrage Restric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ne-Party South, 1880-1910*, pp. 139-45 (1974); Blight, *Race and Reunion*, 281.

黑人报界之外几乎是悄无声息的。〔4〕

当罗斯福起身向在场大约3万至5万乔治亚日的参与者演讲时，他接着李将军这些白人的论调开始了自己的演说。总统先生宣布，乔治亚的子女们“在精神与物质的每一个活动领域内都建树颇丰；虽然她的进步在此前是迅速的，但这种进步在如今这个刚刚开启的精彩新世纪中将会更加伟大”。在指出他本人在“血统上的半南半北”的同时，罗斯福告诉集会人群，“让他最为震撼”的是“我们民族在根本上的统一与融合”。在这个民族发祥的地方，这位半个南方人的儿子以总统身份重返故里而庆祝民族认同的再度结合。《亚特兰大宪章》的编辑们欢呼道：“这一场景在历史学家的视野中必将成为值得铭记的事件。”〔5〕

但是，地区间的和谐与内战的忘却，这些并不是罗斯福的演讲在未来岁月中值得记住的信息。在罗斯福进行乔治亚日演讲时，驻扎在他身后的是世界上工业化大国的现代舰队的船只，罗斯福因此选择了这一场合来讲述一种新型危险的出现，这是一种无论是建国先贤们还是内战老兵们都未曾预料到的危险。罗斯福演讲的主题是工业事故的问题。很快，他从母亲家乡州的传统话锋一转，过渡到这个将19世纪的麻烦抛在身后的国家却陷入了工业化问题的新困境。财富的不平等已经造成了富人与穷人之间在新环境下的不信任。汽船每天都带来移民的新浪潮。与此同时，雇佣工业中女工与童工的罪恶已经威胁到罗斯福所称的“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它的儿童。所有这些议题都要求在一个长期习惯于“自力更生的个人主义”的民族中创造出“彼此相互依存”的条件。但在所有这些议题中，工业事故最为引起罗斯福的注意，他的演讲

〔4〕 “Georgia's Day,” 2; “The Jamestown Exposition,” *Cleveland Journal*, Apr. 6, 1907, p. 4.

〔5〕 “Proud of His Georgian Ancestry,” 11; “Georgia at Jamestown,” *Atlanta Constitution*, June 12, 1907, p. 8.

4 事故共和国

也正聚焦在工业事故议题上。

“机械与制造工业的巨大进步，”罗斯福告诉他的听众，“意味着雇佣工人所承受的事故数量的相应增长。”^[6]事实上，就在罗斯福演讲之时，美国已经在工业事故危机中走过了半个世纪，这在世界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在其他西方国家中也是史无前例的。在那个世纪之交，每50位工人中就有1位工人每年因工作事故而
3 死亡或伤残超过4周时间以上。如果以全体人口为样本，大约1000名美国人中每年有1人死于事故。^[7]对于那些危险工业内的工人，事故几率则更要高出许多。仅1890年这一年，每300名铁路工人中就有1名在工作中丧生；而在货运铁路司闸员中，每100位工人中即有1位在工作事故中死亡。^[8]非死亡事故率虽然更难以估算，但看来要高出不少。根据当时的估计，在科罗拉多州参与火车日常操作的铁路工人中，他们每一年的工伤率不会低于42%。^[9]

最为惊人的工业伤亡率出现在1850、1860年代的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无烟煤煤矿，在那里，每年有6%的工人死亡，6%的工

[6] “Proud of His Georgian Ancestry,” 11; Theodore Roosevelt, “Sixth Annual Message (December 3, 1906),” in 15 *The Works of Theodore Roosevelt, National Edition: State Papers as Governor and President, 1899-1909*, pp. 342, 360 (1926); Edward A. Moseley, “The Penalty of Progress,” *Independent*, June 11, 1908, p. 1340.

[7] Frederick Hoffman, “Industrial Accident Statistics,” *BUSBLs* no. 157, pp. 5-6, 13 (1915).

[8] Mark Aldrich, *Safety First: Technology, Labor, and Business in the Building of American Work Safety, 1870-1939*, pp. 5, 15-16 (1997).

[9] *Second Biennial Report of th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of the State of Colorado, 1889-1890*, pp. 19-20 (Denver, Collier and Cleaveland 1890).

人永久性伤残，还有 6% 的工人遭受暂时性的严重工伤。^[10] 但按照一些测算方法，很多工业的事故率在这之间的半个世纪都在增长。事实上，根据煤矿安全的权威历史学家的研究，詹姆斯敦博览会那年是“工业事故历史上最糟糕的年份”。那一年的 18 次工业灾难造成了共计 918 名矿工的死亡，其中包括当年 12 月西弗吉尼亚的一次矿井爆炸夺去了 361 名矿工的生命。与 21 世纪初期相比，当时全体人口中的工业事故死亡率可谓是天文数字。1900 年美国每千人事故死亡率与一个世纪后最危险行业的死亡率一样高。^[11]

在罗斯福看来，也正如他在 1907 年 6 月那个日子里所讲述的，工业事故成本的攀升要求这个国家的法律做出勇敢的变革。总统提醒他的听众，对于“那些普通的雇工家庭，这样的一次灾难就意味着严酷的困境”。既然引发这些事故的工作是“为雇主而做，因此最终也是为公众而做，如果让雇工及其妻儿来承担全部的损失，这是一种难于接受的不正义”。罗斯福解释道，相关的法律使得工人难以从他们的雇主处获得损害赔偿。普通法原则一般要求受伤的雇工证明伤害是由雇主的过失所造成的，这些原则创制于大约 70 年前，当时法官认定工人而不是雇主应该承担其职业所具有的风险。总统先生谈到了他在数月前提到国家议事日程上的一项提案，其中构想了一种不同的方式去处理工业事故。罗斯福说道，“工人应该就其履行工作义务时发生的事故获得确定与有限的赔偿”，而不论他们是否可以证明现行法律下赔偿金所要求的雇主过失。这样的工业事故工人赔偿体制将驱使雇主履行注意义务，4

[10] Anthony F. C. Wallace, *St. Clair: A Nineteenth-Century Coal Town's Experience with a Disaster-Prone Industry* 253 (1987).

[11] William Graebner, *Coal-Mining Safety in the Progressive Perio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117, 1, 3 (1976); Aldrich, *Safety First*, 5. 在 1990 年代，最危险的职业是伐木搬运业。

6 事故共和国

因此可以减少事故的数量。而且，这还代表着“走向人类智慧所能确保的平等与公正地对待每一位人民的道路”。罗斯福坚持认为，工人赔偿的推行只是对国家工业的“暂时负担”。雇主将“获得他们希望中的确定的法律义务”，“摆脱”旷日持久与耗费不菲的诉讼，与此同时，“工人及其家庭将不会再被家庭的重负所压倒”。因此，“无论从何种立场来看，这种变化都将是有益的”。^[12]

总统的乔治亚日演讲并非仅仅是关于内战冲突的终结。这一演讲定义了新世纪的中心难题。《华盛顿邮报》翌日关于这一演讲的头条回顾了地区间冲突的平息：“以乔治亚的血统为荣，罗斯福热情赞扬了南方及其非凡的进步。”但副标题却是一幅截然不同的现代论调——“个人伤害的自动赔偿”。^[13] 罗斯福总统舍弃了那些将这个国家推向战争的奴隶制议题，反而提出了内战带来的所谓自由劳动社会的新风险困境。虽然总统以其特有的强悍勇气来面对这些难题，但这些风险（即便罗斯福也如是说）却困扰了整整一代的美国人，从劳工领袖、进步主义改革者，到律师、法官与立法者，再到这个国家工业的管理人员和领袖。

这本书所讲述的是美国工业事故的危机及其所引发的美国法改革。南北战争甫一结束，工业事故就引发了社会、制度与法制改革中一系列的大规模试验。法官与法学家们发展出了侵权法的法律领域。数百万美国人加入了新成立的生命保险项目。主要的工业雇主发展出处理劳资关系与雇佣合同的新方法。在20世纪的头10年，律师、立法者、社会保险专家、劳工领袖与雇主发起资助了大量关于工业事故之社会后果的研究，评判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改革选择。在1909年到1913年之间，联邦与各州共有28个委员会（代表着这个国家中几乎全部的工业州）研究了工业事故问题。而从1920年开始，罗斯福在1907年倡导的赔偿体制在42个

[12] “Proud of His Georgian Ancestry,” 11.

[13] 同上，页11。